

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无论多么危险的路，跨不上去的地方拉她，狭窄湿滑的地方扶她，陡而长的路段就推她，绝壁悬空的地方就挡着她，多吉扎西用手、用肩、用身体，用多情的眼神鼓励，用滚烫的心呵护，用血肉躯体让她化险为夷。即使有了危险，受难的也是多吉扎西，但斯满香还是累得大汗淋漓，呼吸急促，面容失色，好似离了多吉扎西便寸步难行，完全没有了刚出发时那股奔放的劲头。

——《嘉绒传奇》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平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52期】

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让许多吊唁者不自在的还有王猛富贵之后，依然与糟糠之妻举案齐眉，互敬互爱，不像朝中其他官员，一旦升官发财，立即购置田地，大兴土木，广纳美妾。他们的结发妻子大多在家乡侍奉公婆，而他们在长安城里心安理得地纳妾狎妓，寻欢作乐。甚至有人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休掉原配另攀豪门。民间传言：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，四年赶走妻子和儿郎。

公道自在人心。苻坚真正感受到了王猛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。他想起王猛在世时，常常告诫他要爱民如子，广施仁政。王猛常说：“攻打一座城，可以靠着将士们奋勇杀敌。但收服一座城，靠的是人心暖人心。战争只会让人离心离德，仁政才是安邦治国之良药。”

苻坚对王猛的高世非常内疚，他亲自三次临棺祭奠，失声恸哭，并对太子等人说：“老天爷是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呀，这么快就夺走了景略（王猛字景略）啊。”

“雍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！雍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！”出殡时，挽歌人唱着挽歌，闻者无不落泪。

“王大人呀！你走了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！”送葬的百姓绵延二三十里，他们边哭边倾诉。王猛走了，秦的天塌了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。

送走了王猛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悲哀和恐慌之中。头七过后，人们依然为王猛穿白戴孝，自发地停止了婚嫁宴饮的行为。在所有怀念王猛的人里面，苻坚的伤心后悔是最深切的。

苻坚常把自己与王猛比作刘备与诸葛亮。但刘备长孔明二十岁，而苻坚却小王猛十三岁，尽管限于君臣名分，苻坚始终敬重若兄若父，双方感情极为深厚。王猛去世时五十一岁，苻坚三十八岁，一旦失去这位兄长、老师和最得力的助手，苻坚顿时陷于极度悲痛和茫然之中，经常向隅而泣，不到半年便须发斑白了。

十五 长相思

王大人走了，爷爷久病不起，婆婆的老毛病又犯了。苏惠愁眉不展。

苏惠想不通，即中说爷爷身体并无大碍，可为什么爷爷吃啥都没有胃口呢？

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。按说美阳与始平郡相距不远，且都土质肥沃，气候温和，盛产小麦，流行面食，但两地的面食还是略有不同。始平郡人喜吃“七花面”，而在美阳人诸多面食中，最爱吃的要数臊子面了。这臊子面是用上等小麦面粉和面，擀成面后擀成细长条，下锅煮熟，捞一筷头入碗，再浇上用大肉臊子、调料及黄花菜等底料做成的香汤，只吃面不喝汤。好的臊子面有“薄、筋、光、煎、稀、汪、酸、辣、香”九大特点。“薄、筋、光”，是指擀好的面条薄如纸，光如瓷，下到锅里莲花转，挑上筷子不断线，吃到嘴里有筋丝；“煎、汪、稀”，是指每碗臊子面要面少汤多，汤要烧得滚烫煎火，荤素臊子底料丰富，红黄绿漂汤油汪汪；“酸、辣、香”，是指汤的酸味要出头一些，油泼辣子要放重一些，吃起来又酸又辣喷喷香。臊子面是美阳人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时款待亲友的主要佳肴。苏惠过门后，特意跟着婆婆学会了做臊子面。但是臊子面做工讲究，需要的佐料极多，平时并无机会吃到，更何况是在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荒年。

苏惠拿出府中平日舍不得吃的白面，亲自给爷爷精心做了一顿臊子面，可爷爷还是吃不下。爷爷连最爱吃的臊子面也不想吃了，这可咋办？爷爷是家中的顶梁柱，在府中向来说一不二，如今天天躺在病床上，寒窗就像天塌了一样，府中上下人等惶惶不可终日。禾苗出主意说：“爷爷喜食面食，我们不妨变变花样。”苏惠灵机一动，爷爷行军打仗多年，何不把鸡蛋、葱花等都切成像小旗子一样的四边形或三角形，飘在臊子面上，美其名曰“旗花面”。

禾苗又说：“爷爷久病不愈，可能舌苔肥厚，宜多用醋开胃；臊子面肉多油腻，不如熬一锅鸡汤，配以清淡的素臊子，给爷爷醒醒脾。”苏惠闻言，便和禾苗依着母亲教她们做面的诀窍，为爷爷做“旗花面”。

苏惠的“旗花面”与臊子面不同，突出了汪、煎、清、稀、细、软、工七个字。苏惠熬好了鸡汤，炒好了素臊子，又接着调制底汤。汤刚调好，禾苗那边的面条也出锅了，苏惠给面碗里盛上汤，特意把鸡蛋饼、葱花切成旗子撒于汤上，一碗味清、面软、汤煎、醋酸的“旗花面”终于做好了。苏惠盛了一碗端到爷爷的病榻旁，爷爷以为还是老一套，头也不抬。



十余个打手听他俩如此说，更是发起淫威，手里的棍棒劈头盖脸，如雨点般打在阿尔滚安帕身上，直打得他体无完肤，奄奄一息。

两个狗腿子打完还不解气，用钉有铁钉的坚硬皮靴，肆意地踩在阿尔滚安帕的头部，丧心病狂地对围观的百姓们说：“你们都看到了，这就是跟我们斗的下场，他不是隆斯库寨子大名鼎鼎的阿尔滚安帕吗？我们照样打得他趴在地上哭爹喊娘。他还想借种子呢，我们就是不借给他，他们一家就等着饿死吧。”

手里提着刚借到种子的百姓们，眼看着阿尔滚安帕被两个狗腿子暴打，被他如此羞辱，心里愤恨，却敢怒不敢言。直到打手们将阿尔滚安帕拖出官寨，扔到门外，才急忙心痛地将他扶在背上，轮换着背回他家里。

在家里憧憬着阿尔滚安帕借回种子，下午他们就将种子种到地里的妻子和女儿，等回的不但不是种子，而且是她俩心爱的丈夫和阿爸，全身鲜血淋漓，整个人昏迷不醒，不知生死。

妻子看到阿尔滚安帕如此惨相，悲愤欲绝，一下昏厥过去。十岁的女儿看着血肉模糊、昏迷不醒的阿爸，看到昏倒在地的阿妈，慌忙跪倒在百姓们面前，哭着哀求他们：“求求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救救我阿爸和阿妈，你们一定要救救我阿爸和阿妈啊！”

看到如此凄惨的一家人，众百姓有的扶起倒在地上的阿尔滚安帕的妻子，有的为阿尔滚安帕擦洗伤口的血污，有的急忙去请医生则阿卡，有的安慰痛哭不止的小姑娘。

狭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，隆斯库和琼日寨子的百姓们听说了阿尔滚安帕的不幸，都放下地里的农活，赶来探望。一屋子的人，看到阿尔滚安帕的惨景：男人们愤怒，女人们伤心。

阿尔滚安帕和妻子经过仙则阿卡抢救，都醒了过来。阿尔滚安帕看着满屋百姓亲切的面容，强忍痛苦，不住地表示感谢，还安慰他们，说他这点皮肉之苦算不得什么，他阿尔滚安帕不是那么经不得打的人，他遭受了毒打才看清了狗腿子们是那样地怕他，看重他，他还感到非常荣幸呢。

看着遍体鳞伤，极力掩饰着痛苦的阿尔滚安帕如此说，大家虽为他愤愤不平，但看到他如此坚韧顽强的毅力，看到他不畏强暴，勇敢抗争的精神，都由衷地赞叹和高兴。

德嘎姆卡布绒握着阿尔滚安帕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犯罪者国王也无法庇护，造孽者喇嘛也不能超度。都是一样的血肉，为什么尊者滴血值一钱，卑者滴血值一厘？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”

“这次，阿尔滚安帕给我们巴拉斯底的百姓长了脸，树立了榜样，我们就要像阿尔滚安帕这样，我们虽为娃子，但娃子一样是人，娃子一样有尊严，就是在死亡面前，我们也要有尊严地面对。他们能够打烂我们的躯体，但打不烂我们的志气和尊严。他们对我们无度地施加淫威，他们对我们这样胡作非为，更会加深我们的仇恨，更会坚定我们对他们的不屈抗争！”

“只要我们今天这样团结一心，互相帮助，有难同当，有苦共担，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住我们，就没有什么棍棒能够打倒我们，总有一天时机成熟，我们一定会清算他们给我们欠下的血债。”

“我们还等什么？今天就跟他们算账去！”“我们再不反抗，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压！”“连阿尔滚安帕都遭遇如此毒手，那我们还算什么，我们还能活多久？”众百姓激动起来，有的已经把砍柴刀和锄头握在手里，眼里满是一触即燃的怒火。

“萨迦勒写得对：心胸狭窄的人见到敌人，报仇之前就先变了神情；没有出息的狗看见生人，没咬之前就汪汪叫了。虽然我们都与白利拉姆有血海深仇，虽然他们横行霸道，但是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有些事情未做就大叫大嚷，有些人事情做成了也不声张；狗看生人就汪汪乱叫，水獭捉鱼总是静悄悄。小打小闹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牺牲，我们要等待时机，做好充分准备，有了必胜的把握才能跟他们拼死一搏，一举将他们打倒。”

听了德嘎姆卡布绒一席话，众人心里的怒火才渐渐平息下来，纷纷表示从今往后要互相帮助，团结一心，不作无谓牺牲，听从德嘎姆卡布绒安排，共同与万恶的白利拉姆和她的爪牙们

作斗争。

话题回到阿尔滚安帕一家，伤痛可以慢慢愈合，但众人都为的是时下他家没有种子下种。

家家的情况都一样，下种的种子都是从官寨高利租借来的，没有一家有余粮。隆斯库寨子和琼日寨子，包括整个巴拉斯底的十六个寨子中，过得好一点儿的百姓只有德嘎姆卡布绒家。

大家都知道，德嘎姆卡布绒虽然与他们一样家境贫苦，从小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日子，祖辈都是巴拉斯底阿尔布的贡巴（苯布教中只修炼而不出家的宗教职业者），但他从小受父亲口传心授，天资聪明，勤奋好学，加上他十来岁就给官寨当驮脚娃，跟父亲四处闯荡，见多识广，二十多岁便博学多才，不但精通藏文，还能说流利的汉语；他通晓大小五明（藏文十大学科），擅长绘画，对贡巴之法深有探究；他为人诚实，好扶弱济贫，在巴拉斯底和绕丹、巴旺、交拉、革什杂，包括尧让、光冷等嘉绒地方，都有生死之交的藏汉朋友。因为他的这些突出的优点

令巴拉斯底的阿尔布、土舍，以及头人们的子女都难以望其项背，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，绒布阿尔布便强迫他做了官寨的贡巴，为其从事攘灾、卜卦、星相及祝福等差役，并要求做阿尔布大小少爷的老师。同时，他还要协助管家处理事务，特别是外出驮运，出生入死的走马帮的惊险活路，更要他趟趟负责。

德嘎姆卡布绒的学识和能力在巴拉斯底无人能及，他在巴拉斯底百姓的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他也成为巴拉斯底阿尔布最好使用的工具。为了给他的功劳作些奖赏，绒布阿尔布将他们的身份地里的农活，提升成了学巴呷布。虽然成了学巴呷布后，一年四季还是有服不完的差役，但比毫无人身自由，任由阿尔布宰割的得巴呷布好多了，他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帮助穷苦的百姓们。

绒布阿尔布死后，白利拉姆也依仗着他，过着高枕无忧、骄奢淫逸的生活。

德嘎姆卡布绒要阿尔滚安帕安心养病，要他一家人放心，他家的种子由他想办法，他家的地由百姓们帮着种。众人都说：“一直以来，我们的事情就是德嘎姆卡布绒大哥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德嘎姆卡布绒大哥办不成的事，有大哥这句话，我们大家放心了，要我们做什么您尽管吩咐。”

第二天，德嘎姆卡布绒到官寨求见管家拉斯白崩金，把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帕不但无故不租借粮食，还公报私仇毒打阿尔滚安帕的情况向他进行了陈述。更主要的，他站在管家拉斯白崩金和阿尔布夫人白利拉姆的角度，说明这次事件对他们的不利，阿尔滚安帕在较快的耕种中出了大力，如果不向巴拉斯底百姓对这次事件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作出回应，以后势必影响他们对百姓的统治，要求给以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帕惩罚，并租借种子给阿尔滚安帕。

管家拉斯白崩金觉得德嘎姆卡布绒说得在理，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帕也做得确实过分，就向白利拉姆作了禀报。白利拉姆同意管家的意见，管家吩咐值日头人安排各寨寨首作宣传，说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帕不遵阿尔布意见，任意妄为，打伤百姓，已对他俩进行了惩处；阿尔布夫人派人看望了阿尔滚安帕，并送去了种子。

德嘎姆卡布绒拿了种子，与隆斯库寨子的百姓们协力把阿尔滚安帕家的地耕种了。

不到半月，阿尔滚安帕家的地里，琼日、隆斯库和巴拉斯底所有村寨的地里，密密麻麻排列着碧绿的青稞嫩苗，点缀着两枚铜钱大小肥厚的豌豆叶片。

春风里飘浮着禾苗嫩绿香甜的气息，巴拉斯底的百姓们播种下了希望，全都沐浴在春天的美好画景里。

“若木尼”节

地里的庄稼下完种后，恰好到了上山挖虫草的时节。

天刚亮，隆斯库和琼日寨子的二十来个药夫子（挖药人），已经集中到了隆斯库寨子甲业常古家，甲业常古检查和清理了一下他们所带来的包裹，

寨子很快就甩在了身后，往日总也无法摆脱的，像毒蛇的眼睛盯着他们不放，琼日官寨高耸的碉楼，终于被

高大的松树和桦树林遮蔽。透过树隙的蓝天晴朗无云，太阳还没有照射到阴幽的山谷，早起的鸟儿扑打着翅膀，灵巧地穿梭翻飞在枝头间，当它们惊奇地发现这群赶路时，马上用婉转的歌喉相互传达着这个难得的信息。夹杂着树木腐朽的香味，哗哗的水流声从不远处传来，空气清新而湿润。

甲业常古的女儿斯满香，在队伍中间兴奋得像枝头的小鸟，一会儿摸摸这棵树枝，一会儿嗅嗅那个叶片，一会儿学起了鸟儿的叫声，一会儿又自个儿哼起了山歌。不像这支整齐有序的行进队伍，她的位次也是不确定的，一会儿冲在队伍的最前头，一忽儿又任意地穿梭往来在队伍的间隙里，有时候又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。整个队伍的队员们自顾自地走着，连她向来严厉的阿爸也不声张，只是她掉在队伍后面久的时候，才回头望望。

走出寨子，远离了官寨高耸碉楼的视野，这伙人倒像得到了解脱，都变成了人一样，一个个走得分外地畅快。山路过林穿洞，宽阔之地可十余人并排而行，畅通无阻；狭窄路段则一人也得小心翼翼，仿山猴跳跃猿行，攀附树根岩角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洞谷粉身碎骨。

斯满香是跟她阿爸和药夫子们第一次上山，从未见过如此险峻的山路，背负的包裹早由身材高大、长相英俊，与她从小一起长大，两人情投意合的多吉扎西抢去。无论多么危险的路，跨不上去的地方拉她，狭窄湿滑的地方扶她，陡而长的路段就推她，绝壁悬空的地方就挡着她，多吉扎西用手、用肩、用身体，用多情的眼神鼓励，用滚烫的心呵护，用血肉躯体让她化险为夷。即使有了危险，受难的也是多吉扎西，但斯满香还是累得大汗淋漓，呼吸急促，面容失色，好似离了多吉扎西便寸步难行，完全没有了刚出发时那股奔放的劲头。

甲业常古头也不回，依然在前面探路前行，不快不慢地掌握着行路的节奏，偶尔回头检视一下他的队伍，叮嘱他们几句。他的步伐轻快矫健，满面绽放着难掩的笑容，就连额头的几道皱纹也改变了纠结的状态，上下舒展开来。队友们在他身后嘀咕，说他们的领头人是怎么了，真是难得一见地快活，他们也受到了感染，背上的包裹紧了，双脚更有劲了，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

从参天的森林，经低矮的灌木丛，到望不到头的草地，累了站着休息会儿，渴了喝口山泉水，饿了啃块豌豆馍馍，然后又继续前行。道路虽然没有了河谷的艰险，但他们的腿脚已不大听使唤，每一步都要使出很大劲才能迈动。

远远地看见不远处有黑色的一块，甲业常古知道那不是帐篷就是牦牛，牧场不远了。看似不远，但翻过无数道山梁，那个黑点才清晰成了牛毛帐篷，且数量多起来，散布在一块平坦而又巨大的草地上，远处，一群群牦牛和马儿在悠闲地吃草，悠扬的牧歌从遥远的雪山脚下传来。

帐篷边被牛马践踏成了坑洼腥臭的泥地。一条黝黑如墨的藏獒，体形如牦牛犊大小，拖着拇指粗的铁链，发出闷雷般的吼声，风驰电掣般直向他们扑来。虽然固定铁链的木桩暂时将这凶悍的藏獒拽了回去，但它仍一次次疯狂地向他们扑腾撕咬。

木桩岌岌可危，斯满香吓得捂着脸躲到多吉扎西身后。

甲业常古扯起嗓门用牧场话喊道：“向巴，你在家吗？我是隆斯库甲业常古。”

帐篷门掀开了，一个穿着整张牛皮袍，身材高大，盘着辮子，年龄跟甲业常古相当的人走了出来，他边向老熟人打招呼，边控制住藏獒要他们进帐篷。帐篷正中是用三个石块撑起，里面翻滚着藏茶清香的大黑锅，紧靠后面是用石块砌成的一方平台，上面放着奶渣口袋，装酥油的小木箱，以及卓玛、盐巴等，最后方挂着一尊佛像，两边是用藏苔枝叶铺底，白天用来坐，晚上脱下身上的皮袍就可以睡觉的平台。就那么两眼，帐篷里便一览无余，但他们的双眼已被烟熏得泪流直流，都降低了高度，一屁股盘腿坐在了藏苔枝叶上。

帐篷里一下子拥挤不堪，向巴和他的妻子都被逼到了帐篷中央，他俩先在每个人的茶碗里放了一坨酥油，然后用水勺添上糌粑，将糌粑压紧后，倒进了滚烫的清茶。